

极刑  
换头记  
闯祸

第二部 下卷

卫斯理

science fiction

珍藏版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科幻小说经典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8611

# 卫斯理

science fiction

科幻小说经典

# II



第二部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明亮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小说经典(第二部)/卫斯理 著 - 兰州  
敦煌文艺出版社,2002.09

ISBN 7-80587-764-5

I. 卫… II. 卫… III. 科幻小说-作品

IV. 1628·5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(2002)第 035261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经典

(第二部)

卫斯理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·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26 字数:750 千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80587-764-5/I·6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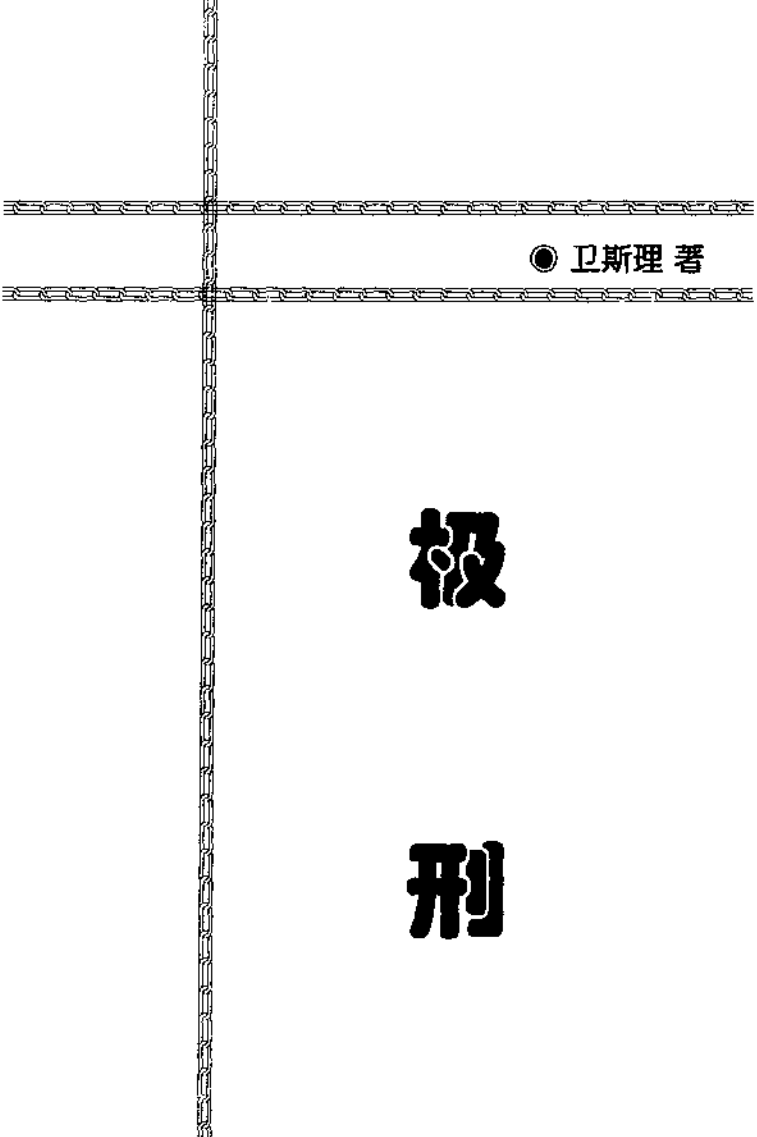
---

定价:38.00 元(上、下册)

# 目 录

极 刑	/ 1
序 言	/ 3
第一章 在一间特异蜡像院中的经历	/ 5
第二章 一个塑像艺术家的意见	/ 30
第三章 一场事先绝对意想不到的火灾	/ 45
第四章 白奇伟在巴拉那河水利工地上的奇遇	/ 56
第五章 黄堂调查之后发现的怪事	/ 88
第六章 一个灵媒的意见	/ 103
第七章 激情爆发为少年	/ 120
第八章 召灵之后的可怕经历	/ 130
第九章 米端和那神秘女郎的出现	/ 137
尾 声	/ 147
换头记	/ 149
自 序	/ 151
第一章 神秘机构武力邀谈	/ 152
第二章 肮脏的“灵魂”	/ 164

第三章	教授的实验	/ 171
第四章	迭遇武术高手	/ 182
第五章	限期三天寻出教授	/ 191
第六章	想到了惊人的内情	/ 202
第七章	拒绝探险不欢而散	/ 213
第八章	零星情报拼凑真相	/ 220
第九章	不可思议的途径	/ 228
第十章	只能再活四十小时	/ 238
第十一章	神秘医院	/ 247
第十二章	只剩下头部活着	/ 256
第十三章	变成了换头人	/ 266
<b>闯 祸</b>		/ 279
自 序		/ 281
第一章	丹顶鹤	/ 282
第二章	负责安全	/ 293
第三章	老人家	/ 304
第四章	“小命不保”	/ 315
第五章	供 词	/ 326
第六章	在海底	/ 337
第七章	一片漆黑	/ 348
第八章	不是人	/ 359
第九章	行为伟大	/ 370
第十章	如梦似幻	/ 381
第十一章	老人家	/ 392
第十二章	梦幻成真	/ 403



● 卫斯理 著

极

刑



## 序言

这个故事，很多人看了，都说“太恐怖”、“太残忍”了，看得人心中十分不舒服，云云。

可能有这种感觉，由于故事的读友大都生活在一个进步的、美好的社会中，在那种环境下，人性的丑恶面收敛的程度高，所以故事中的写的一切，看来就令人不寒而栗。

然而不可不知的是，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事，是百分之百历史事实。凌迟，这种刚刑，最多可以割到两千三百多刀以上，才令受刑人死去，人对同类的残虐，竟然可以到达这种地步，难怪卫斯理想为人类行为辩护几句，可是却无从启齿。故事中只是极简略地写出了事实的经过，绝没有文学上的渲染，不然，只写一项腰斩，至少可以写一万字，看得人食不知味(倒胃)、寝不安枕(失眠)!

人类在慢慢进步，太慢了。

人性的特点，形成种种残暴，施暴者自然是罪魁，但有太多的屈从，也是罪因。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活埋数以万计降卒的记载，这许多万兵士，明知要被活埋，反正是死，为什么连奋起反击的行动(或勇气)都没有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

不是有那么多人屈从,强权也就无所施其技。  
先从有反抗起,人类才有希望!

卫斯理

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

## 第一章 在一间特异蜡像院中的经历

我第一次见到那个人,就觉得有点特异。

通常,若是给人以怪异的印象,不是这个人的外形,就是他的行动,有多少不合常规。可是,这个人使我产生怪异之感,却不是由于上述两点,另有原因。

原因是什么呢?

还是从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间、地点说起的好:时间是黄昏,地点,在一个蜡像院中。

蜡像院不知是谁首先发明的,把真人大小、用蜡制成的人像,配上真正的服装,陈列出来,供人参观。做得好的蜡像,很像真人,所以蜡像院也就使人自然而然联想起许多诡异、恐怖的事情。

多年之前,就有一部恐怖电影,说一个蜡像院主人,把真人的身体,浇上蜡,成为像真度极高的蜡像,开始,还只不过是利用尸体,到后来,索性把活生生的人浸在溶成液体的蜡汁中,恐怖莫名。

也有一篇著名的小说,写一个自命大胆的人,和人打赌,可以在专门陈列历史上著名凶徒的蜡像院之中过一夜,结果,到了午夜人静,由于陈列室中的气氛太诡异,在幻觉之中,这个自以为胆大的人,觉得所有的蜡像都变活了,他并未能安然过一夜,吓死在蜡像院中。

有关蜡像院的故事十分多,不胜枚举。

一般来说,陈列的蜡像都分类,有的专陈列历史上的名人、

帝王将相，也有的陈列才子佳人。也有陈列的是现在还在生的人，也有的，一组一组的蜡像，表示出历史上著名的事件，例如孟母三迁、荆轲刺秦王等等。也有的，专陈列历史上著名的凶手。

而我那天去的那家蜡像院，陈列的主题，十分特异：在中国历史上，死于非命，死得极惨的名人。谁都知道，中国虽然号称“五千年文明古国”，但是对于处死一个人（执行者和被处死者都是同类，大家都是人！）的花样之多，堪称世界之最。

被处死者不论以前多么声名显赫，功绩彪炳，也不论在他死后若干年，又被公众或是史学家认为是气节过人、英雄盖世，但是当他在被处死时，他只是——一个可供各种酷虐的、骇人听闻的手段作残害的对象的身体。

这个蜡像院的主人，就是我一开始时说及的一见他就觉得他十分怪异的那个。

对于参观蜡像院，本来我提不起什么兴趣来，我到这座蜡像院，完全是由于我的一个好朋友，陈长青，竭力怂恿的结果。

他参观了这座蜡像院之后，几乎每次见到我都要提上一次：“你要去看看，真正值得你去看看，每一个蜡像，都给人以极度的震撼，你叫我说，我也说不出来，可是你真应该去看看。”

开始我只是唯唯以应，并没有真正去看一看的意思，我好像还回答了几句话，像“蜡像只是蜡像，大多数的蜡像，甚至称不上有艺术价值，你感到震撼，多半是由于你太容易受感动了”之类。

陈长青自然对我的话，大表反对：“你没有去看过，怎样能这样说？”

我笑着：“如果每一件事，都要亲自看过才能作准，那还得了，有很多事情，可以凭想像或者凭知识来判断。”

陈长青依然大摇其头，我和他之间，类似的争辩极多，也不必一一记述，不过，有关那个蜡像院主人的介绍，倒使我很受印象。他先向我说了院中陈列的主题，然后道：“这个蜡像馆主人，

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人，他的蜡像院，每天只放一批人进去参观，绝不是随到随看，时间是下午六时到八时，进去的人，还得照他的规矩。”

我不禁失笑：“什么规矩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进门口是一个客厅，每天六时，他就在那里等着，参观的人，先得听他演说，听他把为什么要设立这个蜡像院的目的说明白。不听他的演说，看不到这些蜡像。”我当时只是耸了耸肩，由于我根本不打算去看，管他有什么特别的规矩。

那天下午，我偶然经过，看到了蜡像院的招牌，时间恰好六点才过，而我又难得情闲，没有杂务在身，想起了陈长青的一再推荐，所以就信步走了进去。所以，实际上应该说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，是在蜡像院一进门的一个厅堂中。

当时，约莫已有二十来个人在，都说着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我进去之后，就在角落处，靠着一根柱子，我打算，如果这人讲话乏味，那我就立刻离去，不浪费时间。

当时，他正在对那些人，讲他设立这样一个蜡像院的原因。不单是由于他语音响亮，仪表出众，而且也由于他讲的话，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所以我听了片刻，就决定留下来，听他侃侃而谈。

他很快就谈到了种种残害人体的酷刑。

主人说道：“一个人肉体上所受的痛苦，只有身受者才能感觉得到，施刑者一点也感觉不到，所以施刑者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把种种酷刑，加在受刑者的身上。在地球生物之中，只有人类才有这种残虐同类的行为，而且花样如此繁多！我曾花了多年时间，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种种酷刑，发现中国历史上，所使用的酷刑之多，堪称首位，而且，酷刑的发明者，对于人体的结构，有着深刻的了解，都知道如何才能使受刑者感到最大程度的痛苦！”

当他讲到这里时，神情有点激动，挥着手，额上有细小的汗珠渗出。

他的身形相当高,接近一八〇公分,样貌也十分神气,一头头发,硬得像是钢丝。当时,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来路,只是听他在发议论。他所说的话,不算新鲜,我听到他为了研究各种酷刑,而花了好几年时间,感到有趣。

我对酷刑一点兴趣也没有,我认为那是人性丑恶面之最,是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的污点,甚至我也可以说,正由于人类历史上和现在,还存在着对同类以酷虐的行为,人类不配被当作一种高级生物。在地球上,人类控制着所有生物,但到了有朝一日,和宇宙间其它的高级生物接触,除非人类到时已完全摒弃了这种行为,不然,一定会被别的星体生物,目为是一种低级的,野蛮的,未成熟的生物。

正由于我对酷刑一点没有兴趣,而且一想起来就恶心,所以我才对一个专门研究酷刑的人产生兴趣。

当时我这样想,这个人致力于研究各种酷刑,当他在史实中,看到了那么多人类对付同类的残酷行径,他心中不知有什么感想?是厌恶得不想再继续下去,还是津津有味地研究,为了在资料中多发现了一种酷刑而感到兴趣?

我本来离他相当远,距离恰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,这时为了想更听清楚些,就向他走近了几步。而被他的讲话吸引了的,显然不止我一个人,这时,在他的身边,至少围了三十人左右,我站得离他最远。

他在继续着,并且用一种相当夸张的手势,来加强他的语气。

他说:“酷刑,不但要使受刑者感痛苦,最终的目的,还要夺走受刑者的生命,把受刑者处死,而且,要使受刑者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死亡。对任何人来说,死亡只是一种不可知,既然无从避免,也不会感到太大的恐惧。可是死亡是一回事,在死亡之前,还要遭受难以想像的痛苦,又是另外一件事。”

围在他身边，有一个年轻人忽然插了一句口：“杀头最野蛮了！”

年轻人这句话一出口，有了不少附和的声音，他却哈哈大笑了起来：“杀头最野蛮？我看法恰好相反，杀头在酷刑之中，大抵可以说最文明。”

他顿了一顿，这个人很有演说的才能，在他略停一停，他知道听众的注意力更集中，才继续下去：“夺取人生命的刑，只是死刑，一定要使受刑者在临死之前，感受到尽可能最长时间的痛苦时，才能称之为“极刑”，杀头，头一离开身体，被杀头者就死了。”

另一个青年人咕哝了一句：“谁知道一个人的头被砍下来，要隔多久才会没有知觉，死亡才会来临？”

演说者作了一个手势：“自然，没有人知道，历史上，凡被砍了头的，没一个能告诉人，他身受的痛苦，到了什么程度，所以我们也只不过是凭设想，和一些科学根据，来判断人头离开身体之后，所受的痛苦，时间上不会太长。”

他竟然用那么有条理的分析，讨论着杀头这样的事，我看出有几个女性听众，已经有难以忍受的神情，我也有了恶心之感。

而他显然还只是开始，他提高了声音：“用同样的根据来判断，‘腰斩’的痛苦程度，一定在‘杀头’之上。”他看到一位少女，神情上似乎不明白“腰斩”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他作了一个手势，双手在自己的腰际，用力划了一下。

然后，他道：“用一柄又大又锋利的刀，把人的身体，齐腰斩断，分为两截，由于人体主要结构，大都在腰部以上，所以，断成了两截的人，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内，不会立刻死亡——”当他讲到这里时，有好几个女性听众，已经发出了呻吟声，掩住了口夺门而出，当然，不准备再参观这个蜡像院了。

而这个人，对于有人忍受不了他的话而离开的这种情形，像是早已习惯，甚至于连说话的语气，都未曾停顿一下，继续道：

“对于腰斩，是不是一定要一刀了事，我曾作过研究，结论是一定一刀就要把人的身体断成两截，所以这一刀斩下去的位置，十分重要，必须在盘骨之上，在那个部位，人体只有脊骨，所以才能一下子就把人断成为两截——”

当他讲到这里时，又有七八个人离场，包括了女性听众和三个老年人。

他仍然在讲下去：“腰斩自然可以给受刑者极大的痛苦，可是比起‘凌迟’来，那又不算什么了。”

这时，连几个年轻人也忍不了，一个道：“让我们进去参观蜡像吧。”

这个人脸色一沉：“要是连进场前的解释都忍受不了，那么，我提议阁下不必参观了，陈列的蜡像，制作极度认真，只怕阁下的精神，承担不起。”

那青年人没有再说什么，显然不肯承认自己精神脆弱，没有离去。

我在那时候，也有点不耐烦，自然，我可以选择离去，不过这个人的话，多少有吸引人之处，何况到了这时候，我倒也真想看一看那些蜡像，所以我沉声说了一句：“请长话短说。”

他抬头向我望来。

我进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开始演说，我站得相当远，他根本未曾注意，如果不是我讲了一句话，他根本不会望向我。

不过，这时，他一望我，就怔了一怔，那种反应，十分明显，所以令他身前的几个人，也一起转头向我望了过来。

我也望着他，他看了我好一会，至少有十多秒，才把视线收回去，然后，又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好的，长话短说，不过，我要把我想讲的话讲完。”

我轻轻鼓了几下掌，表示并不反对。他向我点了点头：“我刚才已说了不少，主要想说明，一个人肉体上的痛苦，别人感受

不到,在很多情形之下,一个人面临死亡,他精神上的痛苦,远在肉体痛苦之上。譬如说,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民族英雄,却被冤屈为卖国贼,而遭受极刑,在临刑之际,他的精神状态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痛苦状态之中?”

一个年轻人低声道:“没有人知道。”

他陡然提高了声音:“不,可以给其他人知道,肉体上的痛苦没有感染作用,但是精神上的痛苦,却有着巨大的感染力量。”

他讲到这里,向我望来。我只觉得他所说的话,越来越玄,而且,我全然无法明白他究竟想说明什么。

他的神情,陡然激动起来:“正因为精神上的痛苦可以感染,所以才有艺术,古今中外,人类不知创造了多少艺术作品,都在不同的程度上,给他人以程度强弱不同的感染,我这个蜡像院中所陈列的,全是在临死之前,有巨大的精神屈辱的一些人,我认为,他们的真正痛苦,可以通过蜡像的表达方法而感染他人。”

一个年轻人有点不很相信:“通常,蜡像并不能算艺术作品。”

这个蜡像馆的主人忽然之间生起气来:“小朋友,看了之后再说!”

这个人,我一直只注意到他的外型,并没有注意他多大年纪。直到这时,他叫了一声“小朋友”,我才开始留意了一下。

这个人究竟有多大年纪呢?大概介乎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,难以有正确的判断。我这时多少已经知道了他的用意,看来,他并非是在介绍他馆中的蜡像如何逼真,如何有艺术价值而已。

他还在继续着:“自然,他人受到的感染再强烈,也不及身受者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,除非有一个人,他的遭遇和受刑者一致,可能完全体会到受刑者的痛苦!其实,单是遭遇一样,也不能完全感受到,必须这个人的思想,是和受苦者一样才行!”



他讲到了这里，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停了下来，他还是没有请人进去参观的意思，而是用眼神在询问各人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

这时，剩下的人只有十五六个，绝大多数，都是年轻人，居然还有三个女性在内。其中一个女青年问：“请问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是不是和馆内的陈列蜡像有着共同点？耶稣为了拯救世人，在极度的痛苦中死亡，而各类表现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艺术品，也可以给予观赏者以不同的感染力。”

那人“嗯”地一声：“问得好，可以说，有共通点，但是里面陈列的，看起来更直接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伸手向内指了一指：“请进！”

年轻人大多数比较急性，立时一拥而入，我正想进去，门外又有两个人起了进来，却被那人不客气地阻止了：“明天再来，六点，不能迟过六点五分。”

那两个人有点悻然，转身离去。他来到了我的身前，向我伸出手来：“真高兴见到你，卫斯理先生！”

当他第一次向我望来，一看到了我就发怔，我就知道，他一定认出我是什么人，所以这时他这样说，我也不觉得什么惊奇，我和他握了握手，他自我介绍：“我姓米，单名端，端正的端。”

对于这个名字，我一点印象也没有，所以我只是道：“米先生，你刚才的说话，十分精彩。”

米端苦笑了一下，神情之中，有一种真正的苦涩，他道：“请进去参观，希望你能产生的感受，比别人强烈。”

我一面向前走去，一面道：“希望我对于陈列的蜡像，有所认识，那样，或许会通过艺术造型，有所感触。”

米端道：“认识的，你一定全认识！”

我推开了一道门，米端好像是跟了进来——我说他“好像”跟了进来，只因为门一推开，我已经被里面的情景惊得怔呆了。